

唐福珍与绝望的火焰

超声波
Ultrasonic Wave

□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

唐福珍,这个名字普通到很难令人记住,而一个惨烈的事件将使这个名字难以遗忘。

这个名字是普通的,这个名字后面的人,也是普通的,就像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人,从出生直至死亡,带着一个普通的名字,过着普通的生活,拥有一张普通的面孔,走过人世一场。我想,唐福珍的希望大概也是如此。

这个名字是普通的,这个名字后面的人,也是普通的。一切是如此寻常易见,一个平民,原本就这样匆匆忙碌一生,不指望也不可能被刻记到任何地方,某种程度上,这种如蚁的状态,大概也可以是一种幸运。

然而,生活不可逆料,如蚁的命运也可能成为妄想。它能将人从来来往往的蚁群中提取出来,从而,一个“蚁民”的命运变成悲剧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境况,赋予生命的痛苦以“时代特征”。降生在战争年代,枪口就是最寻常的居所;降生在急风暴雨的政治疯狂年代,批判斗争就是最多见的戏份;在这个城市不断长大而权力几乎无所不至的特别经济时代,拆迁就成为很多人的苦难。唐福珍,普通的名字,

谈论唐福珍是否索价太高,没有意义。索价太高,是一个谈判解决的问题;谈判不成,是一个诉讼解决的问题。

普通人,极端的死亡事件,正好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很多普通人遭遇的象征。

唐福珍自焚而死,没有阴谋,没有煽动,没有幕后黑手,只有她那一幢房子值多少钱这个简单的背景。

唐福珍从来没有变卖房子的打算,但一个重大工程将要经过她的房子,所以她要被拆迁。中国有很多人被认定为“钉子户”,但我怀疑,到底有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钉子户。真正的钉子户,是不可谈判的,他只要捍卫自己的“不迁权”。这样的人,在国外或许有之,在中国,谁曾见到不可谈判的拆迁户,有哪个上了拆迁名册的人能不屈服于“发展”的话语?他们只是争取自认为合理的补偿罢了。唐福珍同样如此。

据称有过商谈,据称是没有谈拢,于是唐福珍的房子要被强制拆除。“强制”,是暴力的另一个说法。强制拆除,就是暴力拆除。这就是说,唐福珍的房子,曾经有过拆迁补偿的商谈;而商谈未成,她的房子要因“违法建筑”被暴力摧毁。一个公民的房产,违法还是不违法,大概取决于拆除时是否需要采取暴力的,与房子本身没有太大关系。

或者,公民本身就不太具

有“合法建筑”的可能。你怎么能够使自己的房子合法呢?一个合法的房产,需要很多手续,而在农村,手续向来是不齐备的,而且经常是不可能齐备得了。就算拥有各种齐备的手续,就能说一个房产是合法建筑吗?我看并非如此。没有人拥有土地,农村土地属于集体,城市土地属于国家。土地所有权从集体移至国家,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从这家售与那家,你的房子正好在那块土地上,它在原来那个地方站立,就失去了合法性。你的房子是否违法,取决于它站立的位置是否被惦记。

发生过的拆迁冲突,谁知道有多少?城市在长大,在长高。无论长大还是长高,都不是迪拜那样,沙漠造楼,而是首先要对一些人的生活的场所进行清场。清场是不可商量的,只是以何种方式清场而已。再没有“高高兴兴迎拆迁”的故事,强制拆迁则日益频繁——有时是通过黑道或者地痞,有时是通过执法人员。唐福珍面对的,就是执法人员。

谈论唐福珍是否索价太高,没有意义。索价太高,是一个谈判解决的问题;谈判不成,是一个诉讼解决的问题。可以想见唐福珍面对强制拆除时的

绝望。唐福珍及其家人的“暴力抗法”,当然不会有实际效果,他们的“暴力”在执法机器面前,实在是不值一提的,所以“暴力抗法”,不过使暴力的施加变得“有理有据”。唐福珍最有效的暴力施用对象,只能是她自己,就像一切抗议的最后形式,是终结自己的生命,唐福珍以自焚表达了一声绝望的抗议。而抗议无效,抗议也不会被理会,所以唐福珍自焚成功!她的房子不可能维护得了,她的家人则被刑拘,唐福珍已死,否则大概也难逃厄运——自焚不仅是妨碍了暴力拆除的公务,而且制造了事端,抹黑了光明。

唐福珍自焚的火光,映照拆迁中人们的无力感和绝望感,是哀鸣,是失声的嘶叫,也是无泪的愤怒。

唐福珍,一个“蚁民”,盛世中的绝望者,发展中的绊脚石,在一大群拆毁她房子的执法人员面前点燃自己,自焚身亡。事件的背景,自焚的现场,都让人感受到机器的强大及冷酷。

刘洪波
(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)

“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,都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,两国没有承担约束性减排指标的义务。”

——12月3日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,表示中国和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相同的主张、关切和要求。



秦刚

“香港这本书要好好读。”
——深圳代市长王荣称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深圳要向香港学习。

“为了邀请到汪洋书记,我对他说,你要是不来,我回去就跟重庆的同志说,说你乐不思‘蜀’。”
—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代表团造访故地重庆,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透露说今年全国两会时就对汪洋发出了邀请。

“这事你应该向着政府说话。”
——吉林省四平梨树镇政府拖欠工程款强行入驻对方承建的新办公楼,其工作人员向前来采访的记者“建议”。

“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。”
——作家二月河表示康熙在尽力掩埋黑暗和腐败的同时,也把希望与光明深深地藏在盒子里。

“非得我们半裸要饭才算是淡泊名利?”
——郭德纲回应对他演出的“高票价”的指责。

“如果要怕,要么就不要生孩子,要么就不要动手术。”
——孕妇张龙银到镇江一医院接受剖腹产,结果输尿管下段被缝了数针,医院如此回应。

“从二000到二00九年,堪称美国地狱的十年。”
——美国《财富》杂志总编辑瑟瓦在《时代》周刊撰文,称过去十年美国经济不进反退,民心低迷。

“你们到底在解决气候危机方面做了什么工作?”
——马尔代夫有可能被海水淹没,总统纳希德希望各国政治领袖拿出智慧解决气候问题。

“乔治(小布什)是个正派的、很好的同志。”
——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时,称他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共同工作期间,形成了非常友好的关系。

直接引语

Voice and Opinion



白岩松 新闻(十一)

“这一次终于走到了生命的消失,悲剧还能向前走吗?”

——成都拆迁悲剧让白岩松意识到“拆迁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了”。



孟非 零距离

“我们不能用一些官员心理承受能力的标准去猜测对方。”

——奥巴马对话中国青年,有人批评学生提的问题过“软”,孟非对此给出了自己的意见。



东升 东升工作室

“大家各干各的活,你为什么要去通风报信?”

——东升工作室在播出一拆违报道前受到很大干扰,东升对有关部门的多嘴表示不解。



吴晓平 听我韶韶

“泡沫越吹越大,不破才怪呢。”

——迪拜发生债务危机,老吴觉得一点也不奇怪。



(上周末新闻周刊封面)

读者来信

Letters to the Editor

殴打记者是因为心里恐惧

——回应《遇袭副总编捅了谁的马蜂窝》(11月29日 柒周刊08版、09版)

短短3年时间,河北青年报被打记者达19人次,有的人甚至先后被打4次,这种现象很不正常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,这么多次打记者事件,当地警方竟然没能从中找到线索,任凭记

者被打事件一再上演,直至该报副总编最近也遇袭致伤。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权,难免会得罪人,如果连人身安全都没保障,长此以往,谁还敢进行批评性报道? (沐阳 孙叔芹)

直视我们心中的“假”

——回应《足球病了,我们就健康吗》(11月29日 柒周刊 03版)

刘洪波写的“超声波”我每期都看,他总是能以小见大,不把目光局限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,而是推而广之,看到更广更深的问题。这篇文章,他从足球打假写起,由足球的

“假”,写到了社会的“假”,诚信缺失,诚实缺失确实是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。足球病了,我们就健康吗?问得好!扪心自问,自省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,少生“病”。 (南京 祝晓)

公民社会尊重公民

——回应《“番禺散步”背后的公众焦虑》(11月29日 柒周刊10版)

市民工程,市民不领情。怎么办?以全区投票来决定垃圾焚烧厂项目的去和留,番禺的做法是一种很好的借鉴,因为这可以真实地反映民意,“民意”不赞成,怎么能叫市民工程呢?而这种做法的出台,

则来自于市民们的质疑。这种不同意见的表达,显示出了市民身上的公民精神;而政府放下身段对民意的倾听和接纳,也让人看到了公民社会对公民的尊重。 (南京 王磊)

拆掉警民之间的那扇“门”

——回应《港城“报警门”快报调查》(11月29日 柒周刊06、07版)

如果不是上海市陆保家无奈在网络上给中国青年报留言,从而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,事情的解决会这样出奇顺利吗?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尽管警方已向当事人道歉,而当事人对处理的结果也比较

满意,但陆保家毕竟付出被打代价,这是任何渴望正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。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,警方需要下大力气整顿,否则,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“陆保家”。 (兴化 张志松)

名嘴同期声

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

欢迎读者来稿,发表您的看法和对“星期柒新闻周刊”的阅读反馈,200字以内优先发表,稿酬从优。

E-mail:njmengqiu@163.com